

老里八早

到“八仙桥”淘零头布

文/钱红春

我跟阿拉老婆是拉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认得个,迭个是连草纸自来火也要计划供应个年代。结婚个辰光,布票东拼西凑,好勿容易才添置几件新衣裳搭仔床浪用品,后来我屋里向个布票就年年用来还“债”,或者支援亲戚朋友。有了儿子以后,小傢伙个衣裳年年要添,布票就更加紧张。大人还好讲,厂里发个工作服一年穿到头,但小人勿勿太好推板,哪能办?

迭个辰光,拉拉金陵西路靠近龙门路,也就是“八仙桥”个地方,有月服装厂个门店,迭个店从来勿卖衣裳,只卖厂里向做衣裳裁剪下来个边角料,或者裁坏脱个各种衣片等零头布。因为勤布票,又是称份量卖,价钿也便宜,告咿门面勿大,但邪气闹猛,特别是礼拜天,店门口侪是人。迭个辰光,我一

空就去淘零头布,为儿子做内衣,做外套。啥人晓得做衣裳及勿上儿子长得快,我成了迭月店个常客。

迭月店拉拉开门前头,营业员就按零头布个花色品种,原料质地,分门别类捆扎成小包,按照勿同个价钿,分别堆放拉拉店堂里个台子浪,让店外个顾客指认挑选。卖个辰光,顾客勿好拆包,看中以后,营业员就放到磅秤浪称份量报价,一手交钞票一手交货。来买零头布个人,事先侪有自家个要求,面对一包包花花绿绿,又勿能拆包挑选个零头布,有点人就会犹豫再三,拿勿定主意,拉海后头个人就要催促,埋怨;有点人看豁边买到勿是自家想要个,但零头布买卖勿退勿换,迭能一来,就会懊恼后悔;也有人“额头头”高,齐巧买到想要个,就笑得嘴巴也合勿拢。

有年儿童节前头,我准备为上幼儿园个

儿子做套新衣裳,老里八早就赶过去,啥人晓得店门口已经侪是人,我只好拉拉外围等候观望。迭个辰光,有一位头发雪白个老婆婆,两只手举过头,捧仔一包灰色个零头布,好勿容易轧出人堆后,就来煞勿及拆包看,看仔一歇,伊眉头皱起自言自语:“介小个料作哪能办啦?做出来个衣裳侪是接缝,难看煞侬。”原来,伊想为小学毕业个孙子做身套装,既没想到料作颜色蛮好,包拉外头个一块看看蛮大,里向侪是整整齐齐一叠巴掌宽,两尺来长个小料。伊抬头看见我,就问我想要做点啥,我讲想为上幼儿园个儿子做身外套。伊一听,连忙讲要让拨我,怕我勿要,伊又讲:“迭种料作,颜色,男小囡做外套顶顶咪,我是好勿容易才抢到手个。”听伊迭能一讲,我也心动了,也省得我轧进轧出,随即就接过来稍稍看看,估计为儿子做

身外套,还有点多余,就摸出钞票买仔下来。伊接过钞票,一转身又拼命朝人堆里钻。

回到屋里,我拿小块拼成块大块,再按照买得来个服装纸样裁剪缝勿,既没多少辰光,新衣就做好哉。虽然接缝勿少,但因为是色布,远看一点也看勿出。再讲儿子小,也勿管好看难看,只要是新衣裳就邪气满足。迭天让伊试穿个辰光,小傢伙竟然勿肯脱下来,还缠牢我要到公园里去拍照。多下来个布料,我就拼拼凑凑,为自家跟阿拉老婆分别做两只假领头,也算是慰劳。

一眨眼快四十年了,儿子早已成家立业,因为工作关系,伊个西装现在就有十多套,但伊每次到我屋里来,总要对相框里一张伊小辰光穿仔我用零头布缝制个新衣,坐拉拉我与妻子中间个照片看交关辰光……

头汤面

远开一点

文/彭瑞高

自古至今,总有人喜欢“抢在头里”,故而以“头”为名的东西,就显得格外金贵。举例而言,“头汤面”“头汤浴”,上海人就很好看。

“头汤面”是指点心店开门后,用头锅水下的第一拨面条。因为水清,撩起的面条十分清爽,特别受吃客欢迎。之后,面条下得多了,汤浑了、发腻了,面条就会变得不爽口。在单位食堂里,也有人喜欢吃“头汤面”,早晨一进食堂,就叫:“阿姨,来碗头汤面!”

“头汤浴”,则是“混堂”里的事情。“混堂”(有人也写作“浑堂”),就是大众浴场。每天开门迎客的那一池清水,就被称作“头汤”。其实,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,同样是“头汤浴”,在仅仅百里开外的苏州城里,就不被看好。老派苏州人上混堂,讲究“生水”和“熟水”。池水忒清,属于“水生”,苏州人认为在这样的池水里洗澡容易伤身,不值;开门后浴客多了,池水浑了,才是“熟水”,这时下去洗澡才养身。所以在苏州赶“头汤浴”,苏州人会笑,有时还会说:“这个人肯定是上海人!”

上海人不惟喜欢“头汤面”“头汤浴”,还喜欢吃“头生蛋”。“头生蛋”,也称作“头窠蛋”,就是母鸡母鸭生的第一颗蛋,蛋壳上带一点血迹的那种。上海人的通行说法是,头生蛋营养丰富,吃了特别补身体。

上海人家里的第一个儿子,叫“头生儿子”;第一个女儿,叫“头生女儿”。不消说,父辈祖辈都是特别喜欢的。“头生儿子”“头生女儿”分别读如“头生尼子”“头生因恩”,听得出来,就在这读音里,也有血脉温情在。



沪上老照片

登记装电话长龙

1990年3月18日,是改革开放后上海私人电话开放登记第一天。老清老早,邮电大楼外就现已排队长龙。拜一日,距离电话发明及第二年进入上海个1877年,相距是一百十多年。改革开放前,上海市民即使有事要用电话,一般侪是打公用电话,或者上班时揩油一下公家单位电话,私家电话普通人家既勿大需要,也缺少支付能力。1990年时,情况完全变脱。由于基础设施个落后、欠账,到了开放登记私人电话时,需要安装个市民已大批积压,就算要交付几千块“初装费”,照样争先恐后。拜种状况持续了好多年才得以最终消化。

种楠 摄 林庸 文

沪语趣谈

沪上以人个姓名命名个马路

文/崔妙根

大上海个马路交关多,绝大多数以各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个省名、市名、区名搭伊拉下头个市、县等个市名县名咿啥命名,像广东路、山东路、广西路、江西路、北京路、天津路、重庆路、新疆路、西藏路、台湾路、香港路、澳门路等等,夜报老早辣拉圆明园路,1982年复刊临时社址辣拉九江路,后首来搬到延安中路,现在辣拉威海路办公。

除此以外,上海还有一点马路是以人个姓名命名个,伊拉是革命个志士仁人,历史上个能工巧匠,像中山路搭逸仙路是以国父中山先生个名字命名个,孙中山先生名文字逸仙,市区东北角有条以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姓名命名个黄兴路,“文革”中曾被改名为宁国北路,以教育家陶行知名字命名个行知路,以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名字命名个光启路,以清代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名字命名

个化成路,以无产阶级革命家、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名字命名个靖宇路,以无产阶级革命家、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刘志丹搭谢子长名字命名个志丹路搭子长路,以抗日名将张自忠名字命名个自忠路,四行仓库旁边个晋元路是以8·13战役抗日英雄谢晋元团长个名字命名个,我住辣拉四平路幸福村,四平路解放前叫其美路,是以拔拉中山先生称为民国起义首功之臣、沪军都督陈其美名字命名个,以古代建筑工匠鲁班姓名命名个鲁班路,以造纸术发明人蔡伦姓名命名个蔡伦路,还有毕升路、祖冲之路、张衡路、沈括路、华佗路、李时珍路、李冰路咿啥。

浦东开放后,浦东新区出现了好几条以外国个科学家等名字命名个马路,像达尔文路、哥白尼路、牛顿路、加利略路、哈雷路、居里路、爱迪生路、法拉弟路等等。大上海真称得上海纳百川。

沪语童谣

学“春晓”

创作/王云海

一本唐诗手捧好,阿爷教我学“春晓”:春天顶会晒煞,早浪还辣辣苏州跑,耳朵旁边交关吵,原来小鸟对我叫:“太阳已经空照,依还像只假灶猫。明年就要背书包,拜样定规会迟到!”我讲小鸟勿要笑,夜里风雨勿得了,快点帮我看叫,恐怕落花有勿少。小鸟对我把头摇:“既没空帮懒虫跑,啥人叫依勿起早,自家起来数多少!”好好故事记得牢,摇头晃脑背“春晓”。

上海闲话个“大”(dha)搭“大”(dhu)

文/蒋星煜

辣上海生活了七十多年,一开始中学有些同学是浦东人,还听到勿少上海闲话。后来孤岛时期,江浙一带较富裕个都涌进租界,辣大学里听到个是南腔北调,十分复杂。全国解放后,普通话广泛流行,十分难得听到比较地道个上海闲话。

最近两年来,各地重视方言,《新民晚报》创办了《上海闲话》专版,我认为十分及时个英明决策。读了许多文章,获得了勿少过去勿知道个常识和事物。

但是,随着问

题个逐渐深入,困惑也随之增多。例如一个“大”字,根据用法或习惯个勿同,居然读法就勿一样,尤其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个“大英大马路”,两个“大”字前后读音勿同,拜个是很值得研究个。

我发现凡是属于专门名词,读法基本上是普通话个同音,读dha。例如大连市、山西大同、大渡河等;还有商店个名称,如协大祥、宝大祥、大世界、大光明、老大房等;有个名字,如张大干、陈大悲、钱大钧等;商品(包括报纸)名称,如大麦茶、大饼,如《大公报》、解放前个《大美报》《大英夜报》等。

还有个辣两可之间,如大小老

婆、大伏天、大米、大年三十、大年初一等,谚语“若要好,大做小”,诸如此类,普通话读音或上海闲话读音都有。

对于高官、名人,有两种讲法,称大人物,基本上是普通话读音,称“大大佬”,语调、读音全是上海闲话了。

褚半农著《莘庄方言》,对上海闲话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但是,还有些问题可以商榷,难作定论。

伊对“大马路”个解释认为“指路宽行人多”。又说:“从大马路向南排列,比二马路、三马路显大,故称之。”究竟以何者为主呢?辣老上海人印象中,南京路确是上海最早

个上规格个相当标准个“马路”,当时还通行马车、又造了跑马厅,因此被称为“大英大马路”。上海人当时称英国为大英帝国,是被迫而尊称,用了普通话。而“大马路”就用上海闲话个“大”字读音了。

还有“大菜”,《莘庄方言》有所遗漏,大菜固然与小菜有别,勿是小碟,勿是冷盆,而是红烧清炖个鸡鸭鱼肉。但是拜仅是一解。上海闲话个“大菜”,主要是西菜,当初闭关自守,轻视西方人,称西菜为番菜,后来一百八十大转弯,尊称为大菜,主要指英、法式个。俄国(包括苏联时代)式个则称“罗宋大菜”了。

好囡囡

创作/王成荣

花绢头,别胸口,揩嘴巴,揩手手。阿拉勿用餐巾纸,做个低碳好囡囡。